

叢書集成續編 第六六冊目錄

社會科學類



古禮儀

禮經會元四卷	宋	葉時著	正誼齋	一
三禮圖四卷	明	劉績撰	湖北先正	一四三
家禮辨說十六卷 (毛西河先生家禮辨說)	清	毛奇齡撰	明辨齋	二八七
讀禮問一卷	清	吳肅公著	昭代	四四七
古禮樂述一卷附錄一卷	清	李誠撰	台州後集	四五九
佚禮扶微五卷	清	丁晏輯	南菁書院	四七七
禮經學述一卷	清	秦麗昌著	昭代	五二三
四禮權疑八卷	清	顧廣譽著	槐廬	五四一
孔子三朝記七卷目錄一卷	清	洪頤煊注	邃雅齋	六〇七
禮議一卷	民	曹元忠纂	求恕齋	六四三
文公家禮通考一卷	日	室直清著	甘雨亭	六九七

宋葉時著



藤花榭開雕

昔周公致太平之跡具載六官凡天地日月之
川封域之近禮樂刑政之著夷狄鳥獸之微皆
區別無不各得其宜此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傳諸
萬世所當守爲律令而不可忽焉者也秦人欲肆其
暴而惡六經爲害已乃盡舉而焚之其罪可勝誅哉
漢儒掇拾殘編斷簡於烈燄之中僅千百之十一耳
然皆百孔千瘡卒未有以理爲之折衷者河間獻王
妄以考工記而補冬官之闕蓋亦陋矣故宋葉文康
公生乎百世之下而確然有見於百世之上乃取經
文之所存者會而通之蒐羅彙括曲暢旁達事覈理
當如指諸掌其補亡一篇又皆以經補經盡洗漢儒
禮經會元序

附會之陋譬之美玉有闕以玉補之不愈於用石乎
公裔孫今江浙儒學副提舉廣居奉遺藁獻之江浙
行中書右丞榮陽潘公命刻諸梓且寓書俾余序
其篇端余於文康無能爲役而於禮也則願學焉旣
幸其後有人又嘉潘公之樂善不倦乃不解而爲之
書至正二十六年歲丙午正月甲辰後學臨海陳基
序

周官六典周公致太平之書也然汨於漢儒之注疏
使聖人之道千載不明宋之文明濂洛諸儒相繼以
出易書詩春秋皆有成說周禮一經又得龍圖閣學
士葉文康公會元而大義表章於世實可以緝濂洛
之未備矣文康立朝正色與朱紫陽相友善則講貫
之素有不苟然者余蒞政之暇就其六世孫江浙提
學廣居得其書而讀之其出入諸經援引明贍比事
漢唐考覈精詳一洗漢儒之陋誠有裨於治化者舊
版之廢已久因重錄梓以廣其傳吁唐虞遠矣後之
言治者莫過周公求周公之治莫出於周禮有天下
國家舍是無以法矣則是書之傳豈曰小補之哉至

正乙巳中秋日榮祿大夫江淵行省右丞兼同知行
樞密院事海陵潘元明序

先生開府禮經會元四卷凡百篇錯綜六官剖括

羣務其於建邦立極敦禮崇樂之要靡不該洽今
讀其文如立文武成康之朝以與周召畢榮相唯
若也其書昔授門人丹山翁同父氏自翁氏復歸
家續比年兵革流冗躬負遺笈得不失墜江浙右
丞榮陽公敦古尚治命鋟梓以不朽其傳噫聖人
之道具於六經聖人之治實存周禮先公以直氣
正學剔厯清要會權臣革命僅自法從出典外藩
而志不盡施則會元之傳以俟後聖者固有在矣
豈徒資學子討論之益哉讀者其毋忽至正二十
五年八月吉日六世孫將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

提舉葉廣居百拜謹識

禮經會元傳

三

禮經會元傳

竹埜先生傳
先生諱時字秀發系出縉雲葉氏上世宦遊浙右樂
錢塘風土因家焉祖伸元祐紹聖閒副臺端偕劉摯
孫覺奏雪熙寧以來刑獄坐是鐫秩訴理黨先生幼
孤力學淳熙甲辰進士及第授奉國軍節度推官轉
兩浙運司幹辦公事出知龍泉縣有美政特旨典行
在糧料院遷太常簿祕書郎輪對上疏謂當法祖宗
蘇民瘼無專財賦兼吳興郡王府教授尋除祕書丞
擢監察御史首論士大夫風俗廉恥不立而躁競相
先職業不脩而苟且是徇會權臣韓侂胄欲開邊擅
兵柄言者多獲罪先生嘆曰奉職不稱無以塞責忍
固位以忘君乎彊爭其不可者有四一曰天時未順
二曰民力未紓三日在彼未有必亡之形四日在我
未有必勝之實天子以爲然而勢莫遏也已而兵果
弗利吳曦反於蜀詔討之復疏誅賞不當罪功者遷
殿中侍御史又遷右諫議大夫首奏倅門四閩名器
日輕尉府崇階及於族黨之無功節鉞異數畀之刀
筆之小吏奴隸膺總戎之寄婢妾冒郡國之封反道
敗紀人心憤鬱侂胄尋誅又謂侂胄專政無君罔上
不道乞梟置首之淮甸積屍叢塚之間以謝天下上
納之除權禮部尚書兼侍讀又權吏部尚書歲閏兩
論天人相與之道甚悉繼以立朝久乞郡以華文閣

學士知泉州改福建安撫使知福州又加徽猷閣學

士知婺州移潭州具有惠政先是潭有峒寇甚爲民

患先生蒞之人不識寇授工部尚書會皇嗣未建乞

遜宗籍以繫天下之望於是濟王竑正位儲極加修

玉牒兼侍讀遷吏部尚書星變海決疏謂得人力乃

可以得天心又論治內治外莫先於固邦本振國威

上欣然嘉納繼以年至願乞骸骨上由天官經筵賴

以資朕不德詎宜輕舍去邪理宗即位以顯謨閣學

士知建寧府政成告老授寶文閣學士提舉西山崇

福宮又進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致仕以薨贈開府

儀同三司爵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

封一百戶葬吳興斗山諡文康先生踐履端澄臨

事警敏明性命道德之學與紫陽朱文公相友善尤

粹於周禮晚居嘉興著禮經會元授門人三山翁合

號竹埜愚叟學者稱爲竹埜先生咸淳六年丈及

守嘉興建竹埜書堂於春波門嘉興杭湖三學皆立

祠祀

禮經會元傳

二

禮經會元目錄

圖

禮經會元目錄

第一卷

禮經 註疏 民極 官名 兼官 相權

邦典 官法 都則 馭臣 馭民 任民

賦斂 式法 侯貢 繫民 正朔 象法

考課 官刑 官敘 官屬 官聯 官成

朝儀

圖

第二卷

官衛 附 膳羞 燕禮 饗食 耕籍 同姓

醫官 酒政 藏冰 鹽政 財計 內帑

錢幣 內政 門制 奄官 教化 王畿 附

封建 井田 荒政 鄉遂 軍賦 役法

選舉

第三卷

齒德 遷邑 社稷 教胄 諫官 和難

昏禮 市治 水利 重農 山澤 圓遊

制祿 祭祀 郊廟 賦禮 禮命 瑞節

禮樂 天府 冕服 學校 禮樂 附 國樂舞

詩樂

第四卷 天府 冕服 學校 禮

卜筮 史官 明堂 附 輅世 名諱 天文

分星 附 車旗 兵政 將權 師田 賞功

馬政 火禁 險固 射儀 久任 圖籍

地理 刑罰 詛盟 鳥獸 遣使 夷狄
補亡

禮經會元目錄

禮經會元目錄

一

禮經會元卷第一

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司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千戶食實封一員謹著

禮經

知有聖人之治法當知有聖人之道法離道于法非深於周禮者也欲觀周禮必先觀中庸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夫禮儀三百經禮也說者謂周禮是也威儀三千曲禮也說者謂儀禮是也二書皆周公所述也中庸言聖道發育萬物復斂而歸之禮儀威儀之中何哉蓋聖人之道洋洋乎極於至大而無外優優乎入於至小而無間周公所

書雖曰制度文爲之所以聖人所以生物不窮與天並立者實出於其中是誠中而不偏之正道庸而不易之正理不如是烏足爲生民立極爲萬世開太平也哉雖然有周公則周禮作有成王則周禮用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昔周公相成王兼三王之事監二代之文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事爲之制曲爲之防垂至治之法而先有亂日之憂處極盛之時而逆爲衰世之慮紀綱制度纖悉必備於是乎周禮作焉君臣同德相與商量以立政無逸之規模而植立鳬鷺旣醉之事業以蓼蕭行葦之恩意而講明洛誥周官之典刑精神心術亹亹忘倦於是乎周

刑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是必徒發望洋之歎耳。世儒嘗恨太宗不能修復古制以爲唐自元魏北齊以來授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

繼以蘇綽在周約六典以建官而府兵之制微有端

緒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蘇威高景之損益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察纖悉委曲有以補前代之未備則唐之治爲周之治惜太宗之不爲此也然觀魏齊周隋之時制度近古而卒無善治者道失其傳而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今觀貞觀之治世業以受田租庸調以取民七百三十員以建官十六衛八百

府以置兵法非不良政非不善終不保其後之不變

或者不原其道之不行而惟咎其法之未盡不思太宗行仁義方四年遽滿心於既効已德色於致平聖人發育峻極之妙果如是易談邪彼知周公之法不行不足以行周公之道不行其何以行周公之法與蓋自周衰道之不行久矣子思子已逆知後世之不善用周公者也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而僻學興新法立而私意勝末流之弊罪有浮於金陵王氏以儒學相熙寧而嘗一用周禮奈何新經漢儒者故程明道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正爲斯人發也烏乎道其不行已夫後世

身君師之責者有能思周公之所思行周公之所行庶乎其可以爲成周之治矣不然道之不行而徒法之是任未可以語周禮

註疏

周禮之出自劉德始累周禮者亦自劉德始周禮之立自劉歆始誣周禮者亦自劉歆始周禮之傳自鄭康成始壞周禮者亦自鄭康成始昔秦人滅學周禮以藏之山巖屋壁而獲存武帝時有季氏得之以上河間獻王德全書不得見得見五官斯可矣河間獻王乃以考工記補之司空一職豈考工記之事邪觀其言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其一焉是以治教刑政之

屬特與工匠器械等耳卽此一語可謂不識周禮矣異時奏入祕府周禮雖存而漢君詆之以爲末世瀆亂之書得非劉德一記累之邪故目累周禮者劉德也周禮一書旣不得行於武帝之世至成帝時有劉歆者獨識其書爲周公致太平之迹亦云幸矣奈何身爲國師取之以輔王莽乃爲泉府理財之說於是六幹立法列郡皆置市官卽此一說可謂不知周禮矣當時奏入學官周禮雖存漢儒嘗之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得非劉歆一法誣之乎故曰誣周禮者劉歆也雖然累周禮者其罪小誣周禮者其罪大誣周禮者其法在壞周禮者其法亡何則劉德補亡善學周

禮者皆知其爲不類劉歆立法善用周禮者皆知其爲不經禮經之學所賴以相傳者諸儒講明之功也今杜子春得之於劉歆鄭興鄭衆得之於杜子春鄭康成號爲囊括六典網羅衆家蓋亦知所折衷矣胡爲不抱遺經推究終始而乃憑私臆決旁据曲證此周禮所以不明而召後儒紛紜之議也大抵康成說經有五失一引緯書二引司馬法三引春秋傳四引左氏國語五引漢儒禮記姑摭一二言之周禮無天帝之異名而註有北辰耀魄寶之說後儒是以有天帝之辨此緯書之失也周禮無分野之明文而註有歲之所在我周分野之說後儒是以有分野之惑此

禮經會元卷一

五

國語之失也丘乘之政在周禮可推也鄭則曰甸出長轂一乘丘乘當爲丘甸則丘乘之法壞矣此司馬法誤之也冕服之章在周禮可覆也鄭則曰三辰旛旗王服正爲九章則服章之制紊矣此以春秋傳誤之也內司服以裨衣爲后飾追師以副編爲后飾而註曰夫人副裨則王后夫人之飾又亂矣此又以禮記誤之也不思漢儒緯書非聖人之書穰苴兵法非聖人之法左氏之語多誣戴氏之記多雜其可引援以證聖經邪不特此爾以御史大夫比小宰以城門校尉比司門以少內簪職內以尚書準司會以尚書作詔文類御史官制已大戾矣以漢算方九賦以莽

制比國服以國服爲息加師旅以殷周變制議封建以鄉遂異制誣井田以貢助異法釋畿內邦國之稅此皆害周禮之大者也自康成之註既行而賈公彥一疏一惟鄭注之是解周禮制度合與不合不暇究矣儒者公襲註疏之文考之於經而不合遂指周禮爲非周公之全書是敢於叛聖人之經而不敢違漢儒之說也吁劉歆之誣周禮一時之失而周禮之法尚在鄭康成之壞周禮千載之惑而周禮之法幾亡然而法未嘗亡禮未嘗壞讀周公之禮而行周公之法亦惟以聖經爲據斯可也

民極

禮經會元卷一

太

周禮敘六官首篇皆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唐太宗讀周禮至此嘆曰誠哉深乎蓋此數語周公作周禮之綱領故於六典迭言之夫極之爲言有中之義聖人以中道立標準於天下而使天下之人取中焉武王訪洪範於箕子以敘彝倫而立以皇極居中古今未有舍皇極而能立國者今以周禮考之土圭測景以求地中建國也商朝後市左祖右社辨方也朝分內外位別東西正位也公五百里至男百里體國也九夫爲井至四縣爲都經野也一曰天官至六曰冬官設官也一曰治職至六曰事職分職也而周公則總之以爲民極焉

也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堯之立民是也是纂是

訓于帝其訓如周之敷言是也今周公所以爲民立極者惟在王畿方位國野官職之中蓋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有大於此者故周公不惟於天官言之而五官各引之以冠其篇首丁寧訓告若是諄復則是三百六十餘官事事物物皆有極何往而非斯民之標準與蓋極之所在所以習民於尊卑等級之中而導民於禮樂教化之內消其亡等冒上之念而斂其安分知足之心斯民入則會其有極出則歸其有極經制烏乎而不定風俗烏乎而

不淳嘗觀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敎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敎之和又曰以刑敎中則民不暴以樂敎和則民不爭至大宗伯亦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一則曰中和二則曰中和皆所以建中和之極也然而王畿之根本未定方位之等級未明國野之疆理未正官職之綱目未張雖有禮樂刑政之具將安所施設邪周公立極之意必寓於七者之中而冠於六篇之首豈不誠哉深乎先正范公有言曰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思竊曰經禮三百一言以蔽之曰爲民極

官名

官之有名尚矣鄭子曰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以水紀太皞以龍紀少皞爲鳥師顓帝爲民師此官名之見於春秋傳然也然古人命官或紀以瑞或紀以事名雖不同而於天地四時各有所配初非分掌天地四時也有如少皞有重該脩熙四叔是以四叔而掌五行堯有羲和仲叔四子是以四子而掌四時又非以是名官也今觀周禮冢宰曰天官司徒曰地官宗伯曰春官司馬曰夏官司寇曰秋官司空曰冬官是以天地四時名官而非分掌其事也夫旣非分掌天地四時而加以天地四時之號是則以虛名而加實職也古人雲龍火帝之紀果亦如是否乎又況以天名官而春官保氏之屬非天事乎何以不屬冢宰以地名官而夏官職方氏之屬非地之事乎何以不屬司徒司寇刑殺固爲之秋司空水土固爲之冬至如春朝夏秋猶冬狩並屬司馬則司馬不特主夏周人以天地四時分冠六卿之號果何意歟嘗以周官考之則知周人命官之意深矣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保曰三孤貳公宏化寅亮天地三公之官不備而三孤之職無聞蓋三公不備

者非三公兼六卿則六卿兼三公也。三公猶且兼設況三孤乎。惟其相兼攝也。則經邦宏化變理寅亮之職非六卿之責而誰責然則六卿之責不獨分職率屬阜成兆民而變理陰陽寅亮天地之事皆預焉命

之以宰伯四司之名而冠之以天地四時之號是以三公三孤之責而責六卿也分天地四時而冠六卿之名其次序若不相紊合天地四時而爲六卿之責其脈絡未嘗不相通一治一教一刑一事苟有一之不得其職皆足以干天地四時之和以此見周人之任六卿也爲不殊而待六卿也不敢輕矣豈徒設爲加官之號以虛名而加實職如漢人以大司馬冠大

將軍之上姑示尊寵而已哉雖然六卿分配天地四時而冢宰以天名官則其任責爲尤重矣嘗觀虞書司徒敷典猶地官也而典則曰天敘秩宗典禮猶春官也而禮則曰天秩五服五章猶司服典命之職也而曰天命有德五刑五用猶司寇司刑之職也而曰天討有罪一則曰亮天功二則曰代天工同寅協恭無往而不以天自處今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何者而非天也以天官命冢宰而加於五官之上其待大臣也彌尊其責大臣也彌重故任大臣而不能致敬名曰襄天爲大臣而不能任責名曰誣天昔陳平不知鐵穀決獄而謂宰相順四時理陰陽丙吉不問清道

羣闕而問牛喘謂三公典調和陰陽夫四時果順陰陽果和尚復何愧不和不順而姑藉是以文其不知不問之失吾誰欺欺天乎惜無以天官之學告之者兼官

周官曰唐虞官百夏商官倍考之周禮六官之屬凡三百六十是周官又倍於夏商也案天官之屬六十有二地官七十有九春官七十有一夏官七十秋官六十有六凡三百五十有二各官不預小宰言三百六十者舉大數也不特此爾天官自太宰小宰宰夫至旅下士凡六十有三此卿大夫士之數也爲府者六爲胥爲史者皆十有二爲徒者百有二十凡百有五十人此庶人在官之數也地官春官秋官皆然夏官掌兵則史十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二百二十人通六官計之已一千五百有二人其餘六官之屬除地官鄉遂山澤等官及庶人在官者只合大夫士計之以多少相準一官不下四百人合長貳而言則六官幾三千人矣成周官吏可謂繁冗然卿大夫士之職分爲六官之屬安知其不爲兼官邪且以三公言之君奭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則太傅不備矣顧命曰乃同召太保奭則太師太傅不備矣又有公兼冢宰者惟周公位冢宰是也有公兼司寇者太史司寇蘇公是也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又以公

兼二伯也至如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此六卿之長也而以三公侯伯領之大而公卿必相兼攝則下而百司庶府獨不可兼攝乎案周禮言二卿則公一人是三公兼卿老也一卿則卿一人是六卿兼大夫也六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世婦每官卿二人是六卿又兼六官之職也世婦謂每官二人則十有二人其六卿之長貳乎以此推之如地官鄉遂之官夏官司馬之屬必皆六卿之屬兼之六卿之屬雖各有名大抵多兼攝也而況官屬有不可以專置者地官如迹人角人羽人掌炭掌茶等職只征一物秋官如庶氏冥氏冗氏若族氏赤父氏等官只攻一事豈無可兼者乎有不可常置者田祖則有甸祝祖祝祭祀軍旅共杖禁囂則有伊耆氏衡枚氏喪紀則有職喪喪祝夏采豈無可攝者乎若夫地官比閭族黨鄰里都鄙等官並無府史胥徒可知其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也其他如春官大司樂大胥太師太卜太祝太史夏官太僕小臣祭僕戎右齊右道右大駁戎僕齊僕田僕駁夫秋官廣行人小行人司徒等官亦無府史胥徒非上下相兼則它官相攝也惟夫相兼攝也則官制雖倍於古而其職不冗於古也夫抵官惟其人雖公不備官事不攝夫子議之然則成周之官雖無慮三千員而實不過三百六

禮經會元卷一

十二

禮經會元卷一

十三

十屬也蓋古者天子建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屬也蓋古者天子建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今案周禮鄉老卽三公鄉大夫軍將世婦卽六卿則知六官三百六十屬亦惟以此等大夫士爲之雖六官所謂大夫士之數如彼其多其爲兼攝可知矣至於府史胥徒之在官者天官有三千六百六十有六人春官有二千二百四十有一人夏官有三千二百六十有五人秋官有二千六百五十有七人地官無常數冬官不可考只以四官計之已萬人矣是皆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其徒則大司徒起徒役而爲之與考論周之官制大而公卿長貳次而大夫士之屬旣有兼攝則官何嫌於冗下而比閭族黨

小而府史胥徒之衆又興於民則數何嫌於多乎蓋周人因事以置官周禮因官以存名居官而不兼其職則官冗兼官而不存其名則官廢知周禮兼官之職又知周禮存官之名則可與言官制矣

相權

周禮冢宰以天名官爲一王之相兼三公之尊而位六卿之長自其主宰一職而言曰太宰自其主宰百官而言曰冢宰冢宰之上也其權豈不重乎今觀太宰之職首曰佐王均邦國又曰佐王治邦國則是太宰以佐王爲職也臣民之馭必曰詔王廢置之聽必曰詔王是太宰詔王而不敢自專也大事戒官曰贊

王命王眡治朝曰贊王治是太宰贊王而不敢自用也夫宰相無所不統則亦無所不親今一則曰佐王

二則曰詔王三則曰贊王一政一事每每聽命於天

子又焉用彼相哉蓋大君猶宗子也大臣猶家相也孰非宗子之家事家相必稟命於宗子而後行孰非

大君之邦法大臣必稟命於大君而後行是以權自上出而廢置不敢干焉令由上出而聽斷若無與焉

此古大臣所以無擅權之失也然而權在一人固宰相不得擅權在大臣亦宰相不得辭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者人主所與論道經邦而進退百官者也古人任相待之以誠而不疑畀之以權而不忌宰

宰贊冢宰則知宰相之權不至於太輕

邦典

周官言六卿之職而曰各率其屬周禮言六官之掌而曰使率其屬則是治屬冢宰教屬司徒禮屬宗伯政屬司馬刑屬司寇事屬司空截然一定而不亂矣今太宰何以謂之掌六典嘗觀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則六官各率其屬矣以官府之六職辨

邦治則六官各分其職矣舉以屬則邦治不容於相侵辨以職則邦治不容於相紊然而太宰六官之長一相之尊邦治無所不統其可以分職率屬拘之乎鄭氏曰典者常也經也法也大臣秉之以爲常經五

相固聽命於一人百官實稟命於一相豈有元首叢脞股肱自惰者哉是故六典八法八則之治則太宰所得以自行者也九職九賦九貢之入則太宰所得以自裁者也九式節財不嫌其專制國用也九兩繫民不嫌其貳得民心也四方賓客之小治聽之而不以爲猜三歲誅賞之大計行之而不以爲僭若是則太宰皆得以自用其權也不特此爾小宰則以歲會贊冢宰冢夫則以官刑詔冢宰司會則以廢置詔冢宰御史則以治令贊冢宰會計官刑廢置治令一惟冢宰之是聽則宰相之權豈不重乎故觀冢宰之詔王贊王則知宰相之權不至於太重觀百官之詔冢

亂繫焉。官府之脩廢繫焉。生民之休戚繫焉。此非大臣之責而誰責然六典而謂之建邦何哉。蓋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先王所恃以立國者賴有此典存焉耳。是以司徒之安邦國而曰掌建邦土地之圖。宗伯之和邦國而曰掌建邦天地人之禮。司馬之正邦國而曰掌建邦之九法。司寇之刑邦國而曰掌建邦之六典。不特此爾。小宰掌建邦之官刑。小司徒掌建邦之教法。小宗伯掌建邦之神位。大司樂掌建國之學政。太史掌建邦之典法。朝士掌建邦之朝法。無非先王所恃以立國者也。而況六典之大其可一日而不立乎。是故太宰兼而總之以佐王治邦國。小宰司會又掌其貳以逆其治。司書又掌之以敘其財。太史又掌之以逆其治。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又從而分掌之。此十條所以先六典而太宰所以統百官也。至如小宰六職則官府之所掌也。六職所治只言邦國萬民而不言官府。蓋六典太宰所掌以統百官而理邦國治萬民者也。六職官府所令以佐太宰而理邦國治萬民者也。故及邦國萬民而不言官府而於財用之節賓客之懷鬼神之事盜賊之除。百物之生聚特加詳焉。其所以平均安寧諧和所以服正詰糾富養者與六典大畧相似不然則六者何以不均謂之典而謂之職與雖然太宰六典均所以治邦國官府萬

民也。既曰掌邦典以佐王治邦國。又曰乃施典于邦國。又曰以典待邦國之治。六典之治何獨詳於邦國邪。何謂邦國。鄭氏曰。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非也。案周禮曰。惟王建國曰掌建邦。此王國之通稱也。曰凡建邦國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此侯國之通稱也。此言邦國者。其侯國之謂乎。周人之治未及官府都鄙萬民而首言邦國以見王大一統而無王國侯國之分也。蓋天子之所自治者。王畿千里而已。千里之外。則建侯國焉。太宰以六典而施之邦國。是必總以九州而爲之建其牧。如八命作牧是也。爵有五等。而爲之立其監。如啟監是也。設其參。謂三卿也。傳

其伍。謂五大夫也。陳其殷。謂衆士也。置其輔。謂府史胥徒也。一國則有一國之民。一國則有一國之官。內而王畿之官民既治之以六典。外而侯國之官民。其可舍六典以爲治乎。是故太宰掌邦治以均邦國。司徒掌邦教以安邦國。宗伯掌邦禮以和邦國。司馬掌邦政以平邦國。司寇掌邦禁以刑邦國。六官之職莫不於邦國致詳焉。此太宰所以施典于邦國。而曰以典待邦國之治也。自六典而下。則有官府之八法。都鄙之八則。侯國亦有官府都鄙。則亦不能外。是法則以爲治矣。大抵邦國者。佐王治民者也。六官者。佐王治邦國者也。向使先王不詳於邦國之治。則膺五百

里至百里之寄者孰肯爲吾究心於民哉故周官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正謂是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夫豈無自而然歟

官法

外而邦國旣有六典以待之內而官府必有八法以治之何謂官府鄭氏曰百官所居之府是不然官者合卿大夫士而言也府者總府史胥徒而言其大也先王設官分職建太宰大司徒等六卿以爲正立小宰小司徒以爲貳設宰夫鄉師等官以爲考陳上士中士下士之衆以爲殷置府史胥徒之屬以爲輔凡此者皆所賴以佐王共治也太宰之職六典之中一則曰治官府二則曰教官府曰統百官曰正百官曰刑百官曰任百官二言官府四言百官互言之耳皆詳言百官府之治也至如小宰六職六敘六屬六聯八成六計無非官府之法況太宰統百官者也其可無八法以治之乎今觀八法之目官屬卽小宰之六屬官職卽小宰之六職官聯卽小宰之六聯官計卽小宰之六計官成卽小宰之八成有如官法官刑官常之目雖不得而考而宰夫所掌曰官法以治要曰官常以治數曰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皆此物也惟其有官屬則治有所統而不亂有官職則官有所守

之治官府不一而足在宰夫則掌官府之召令在宮正則比官府之次舍一財用也宰夫旣乘其出入詔冢宰而誅賞之太府則掌受其財職內則貳其入數職歲則貳其出數職幣則斂其幣餘周人之詳於官府如此又安有曠官廢事者乎是以小宰正歲以官刑令於百官府俾各修職考法待事聽命其有不恭國有大刑是有以警之於其始月終則以敘受羣吏之要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是有以察之於其終太宰乃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詔王廢置於一歲之終既而大計羣吏之治復行誅賞於三歲之後如此則百官府以治中來上受而藏之真可與天府寶玉